

Frank Ng- assignment 02

當聽到人們提到「空間」二字，在香港成長的我，很容易會聯想到小時候住了我們一家七口的200尺房間。每天晚飯後我會和哥哥姐姐跑到屋邨的公共走廊和電梯大堂，與鄰居們的小孩玩各種兒時遊戲。那裏的電梯和走廊也成了我們弟兄姊妹成長的空間。這「空間」給予我孕育和栽培的土壤與滋養，也成就了日後的我。

數年過去，我喜歡看天地一沙鷗，非常嚮往黎明斯東的自由自在，與飛越不同空間的能力，我渴望走出自己狹隘的空間。長大以後，我卻喜歡生活在自己感到舒適，有安全感和受到保護的空間，漸漸把自己關閉在一個大圈子裏生活。

以上對空間的體會，是人在感官上產生的，從天文學和數學的角度看，「空間」是否存在，還是一個問題。所以，當我們提到「空間」時，其實我們已經說明人在其中，因為這是人給空間的一個定義。

從科學觀點看，宇宙微波輻射的量度及星系光譜的紅移，都在說明宇宙的空間不是靜止的，而是不停在擴大。但奇妙的是，像德日進神父所說的，這個宇宙到最後，是會走進一個奇異點 **omega point**，這點會把所有的受造物，生命，人類，智力圈，變成了最後的回歸。在這個大撕裂的推論下，人類似乎在面對一個終極的災難，我們面對被毀滅，似乎無能為力。可是當我們回到現實生活的體驗當中，似乎這個推論並不可怕。

首先，我們並不只是物質的存在（即只佔有空間的存在），我們亦有靈性的生命，而靈性並非完全為空間所局限。如朱光潛以自身的美學經驗，解釋了「移情物內」的互相影響，也說明物的形相是人的情趣返照。這個觀點便指出人與「空間」不是被動，而是互動的。

這點與羅光主教的「生命哲學」所提及的「心物合一」類近，即肉體感覺的生活離不开心，心靈和情感也不能離開感覺神經，所以我們的生命是一整體的。在人的整體生活中，心靈生活是人的最重要生活，亦是構成自我的最大部份。凡此種種，都與哲學的推論大不相同。

布伯則把「心物一體」推高至另一層次，把「我與物」的生活，變成「我與你」，而這個「你」是一個可以相互共融的對象，如此，我們就豐富了人生。或另一個說法，就是從「凡俗」走向「神聖」。

說到這裏，必定要指出「神化空間」與「神聖空間」的區別。任何人都會渴望擁有屬於自己的地方，一個能給予我們實現存在，滋養身體和靈魂的地方。可是當「空間」被神化了，就會產生無限的要求，甚至衝突，最後可能演變成互相毀滅的戰爭。如潘霍華所說的，當人們過於執着於自己和神化了自己的「空間」時，我們並不能活出個人的本質，或過着作為「人」的生活。

但這也不代表我們會受制於「空間」，天主教神學家呂巴克強調，人的存在，在這個宇宙空間中，有超越的能力，人之為「人」是有不斷地超越的召喚，召喚我們離開封閉，走向開放，而這個空間，也不單是物理上的，它更是「罪」的封閉，把我們封閉於自己的圈子中。因此回應這超越的召喚就是我們要從凡俗的空間走向神聖，與「你」結合，這就是我們為人的終極歸宿。

我們既已確定人活着需要空間，而人也是空間的一部份，到底「空間」和「神聖」有何關係？而「空間」是否能引領我們走向「神聖」？

為了更能理解「空間和神聖」的關係，我們嘗試把它分成六類：封鎖神聖和神聖價值的空間，這兩類都屬於把自己的空間神化了，甚至到了損害他人的地步，不屬我們討論的方向。在建築學上，我們有規範的神聖空間，如斯克魯頓所提及的實用功能，公共性，藝術表達等。而大自然的空間則給我們予天地間的聯繫，也給予人的最終神聖歸宿。

布伯主張把神裏頭的世界拉回到與「你」的關係上，是「我-你」的神聖空間。而最後的「神聖顯然空間」則需要我們在一個平凡的空間當中，找到突破點，使平凡的空間完全改觀。

作為耶穌的追隨者，我們該如何理解神聖的空間呢？既然耶穌降生成人，來到了這個世界，祂在世的生活和所接觸過的空間，當然就是能夠引發出神聖空間的地方。耶穌說：「我是道路，真理，生命，除非經過我，誰也不能到父哪裏去。」

我們從此探索，希望能掌握一些神聖的空間足跡。從聖經的記載中，我們得知耶穌經常到群眾聚集的地方，像在約旦河受洗，真福山的宣講等等。只要我們常懷謙虛之心，以心神和真理去敬拜祂，去服務他人時，祂便會與我們在陌生的地方，機密的地方，甚至艱苦的地方相遇，把不平凡的空間轉化為神聖。簡單的說，我們就要生活得像耶穌的朋友一樣，去祂到過的地方，遇見祂所遇見的人，服務有需要的人，無論是陌生的地方，艱苦的環境，都把耶穌的生活面貌再呈現在我們的生活空間裏。

作為生活在凡俗中的基督徒，我們難免經驗到生活空間的同質性，甚至找不到生活的突破點。所以有時候，朝聖或走進沙特爾主教座堂，或聽聽巴黎聖母院的鐘聲，都可讓我們體會到神聖的臨在。這些都只是走近神聖的一種工具，最終我們需要像耶穌一樣，在平凡的空間中，活出神聖。

從宏觀的角度看，我認同康德的倫理神學：「如果沒有人類，整個世界就會變成單純的荒野，沒有最後的目的。」所以，我們的心神是與空間相連的，相互影響着，也在不停地建構着我們那物理或非物理性的空間。至於德日進的「奧米加點」和黃人傑的「天人合一」都未有把人和空間、物理完全分離，所以我會傾向天人一體的看法，也就是神聖與空間是互動的。

至此，我以吳振明的隨想語作為結語：「然後我走出教堂，躑躅於外面的廣場上，人群喧鬧爭先恐後，突然我感到現代人的紛爭乃由於缺乏一種愛心，以這種愛心的喪失，乃基於人們漠視宗教的存在，因為任何宗教均是導人趨善避惡，為我們這短短幾十年的生命中尋求一種新的詮釋和意義。」

主耶穌的「道路，真理，生命」就是我們生命的詮釋和意義，在凡俗的空間中，活出祂的神聖，走向人本的目的，我們最終的歸宿。

~End~